

丁丙致陈豪手札释读

赵天一

晚清文人陈豪^①的友朋书札,被辑为《冬暄草堂师友笺存》^②。此书虽已影印出版,然因其为手写之迹,极不便于阅读使用。其中丁丙致陈豪函八通,涉及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辑刊《武林掌故丛编》、纂修杭州及湖北志书等事,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兹予以整理,并据书写时间对书信顺序作了调整。未能释读之字则以□表示。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春来惟升祉日隆为颂。前令弟交到手示,领悉一一。所幸据令弟云,尚可缓行,弟候示进止可耳。度瀛眷赴楚之后,行馆有所主持,当可壹意从公。日下不识新制军已履任否?琴西先生^③想必莅楚也。弟前年有崇义祠碑文,请渠代马端敏撰书,迟迟未报。去岁书来,以原奏祠略偶遗不得,未能下笔。弟俟暇当录出,再乞转交,先望致意。此间书局因《宋史》久不成,院札严飭。刻有接刊《皇朝三通》之议,而样本不能借。校士、计偕及馆试去约十人,进者四人,寅伯^④与焉。湖北书局如有新刊者,乞寄示全目为盼。松溪^⑤书来,洋洋千餘言,自叙政绩,百姓有生祠之报。仲骧^⑥闻有补归州之信,而三郎忽折,想襟怀弥恶矣。小函乞转寄。此

①陈豪(1839—1910),字蓝洲,号迈庵,晚号止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优贡生,朝考用知县,分发湖北。光绪三年(1877)摄房县,五年摄应城,八年摄蕲水,十一年补汉川,十八年移权随州。著有《冬暄草堂遗诗》二卷。

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

③琴西先生:即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披,斋名逊学,浙江瑞安人。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刻《永嘉丛书》,筑玉海楼以藏书。有《逊学斋诗文钞》。

④寅伯:指张景云,字寅伯,丁丙侄子丁立诚之师,见罗渠《八千卷楼书目序》。

⑤松溪:即王麟书,字松溪,浙江钱唐县人。同治甲戌进士,官江西万安县知县,著《慕蔭堂诗稿》。

⑥仲骧:即沈云骏,字仲骧。浙江仁和人。道光丙午科举人。光绪二年归州知州,光绪五年己卯科乡试调廉分校,是年十月回任。

间自去秋榜后接鞠禹航案,忽结忽翻,日内正办解京委员八人。船封数十号,拖累极矣。蒯廉访^①逝后何署某陈署道现方伯入覲,运署藩张翼伯^②观察署运首府则绍郡龚调署,转瞬与臬台到来,又须移递,致民间之事,不遑理论。客腊清河坊大昌烟店,为强用小钱地,匪窃发处至千人,连毁三日,官輿过而不问。公前叠进寻常批发,示谕平和,致日前湖墅连打三店,无殊抢掠。行船盗案之不破,衢路争竞之不问,犹其显也。驻防内人,四方拔入,水性既异,犷悍刁诈,较甚于昔,如何如何?昔人云长安居大不易,今则处处不易矣。颂音^③舟局尚在维系,小有勘沙之役,稍稍津润,惟闻新章同通直隶州,不准授署州县,虽颂音本无可署之路,今并无可署之例矣。蒋湘乡^④建祠虽奉明诏,而择地开工,绝不提起,丰功伟建,美溢尚阙,督抚以请溢奉旨从严,不准率请,不敢遽达,都中大老又以地方遗爱相隔数千里,不便上陈挠之。公论日微,浩气日短,老杜诗“千秋万岁名,寂莫身后事”,读之怆然。肃此,布请大安。 弟丙顿首 二月十八日

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⑤,孙衣言光绪元年(1875)八月由安徽按察使迁任湖北布政使。浙江书局则于是年刻成《宋史》。而蒯贺荪亦于是年逝去。又据光绪《归州县志》,沈云骏光绪二年任归州知州。据此,则初步判断该函写于光绪元年或二年二月十八日。然据下文,似更接近光绪元年。

函中所云禹航案,即指发生在杭州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为函中“去秋榜”即同治十二年(1874)甲戌科举人。“禹航”与“余杭”谐音,因以代杭州。嘉庆《余杭县志》载:“禹航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因以为名。”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徐柯《清稗类钞》有载^⑥。此案屡审屡覆,历时三载,轰动朝野。《申报》对此案进行了连续报道,其中1874年1月15日叙述蒯贺荪在该案中的表现曰:“昨述禹航生狱中瘐毙事,系得知传闻,实未确凿。据友人见其过司时,实实呼冤,尽翻供状。蒯廉访诘其何以认于前而翻于后,岂非刁展?生不答,自褫上服,则肩背手腕,鱼鳞碎伤,真十分狼藉矣。因泣诉曰:‘请大人视验榜楚炮烙痕,则知革举之招承,实欲免一时之毒刑,而不能为一字之定讞

①蒯廉访,即蒯贺荪(?—1875),字则钦,号士芴,浙江杭州人。

②张翼伯,指张景渠。清沈兆元《海昌沈又亭孝廉随军目睹武功记略》,记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宁绍台道张景渠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始末,收《张翼伯观察由定海兴师克复宁波绍兴两府各属城池记略》、《张翼伯观察奉札防江会攻杭城收复海宁桐乡石门各城及攻克湖州府城记略》,由此可知张翼伯即张景渠。

③颂音,即吴恒(1826—1895),字仲英,号颂音,晚号鹤翁,仁和人(今杭州)。光绪年间曾任松江海防同知。嗜金石,善书画。

④蒋湘乡,即蒋益澧(1833—1874),字士芴,湖南湘乡人。曾官浙江巡抚、广东巡抚等。同治十三年,召至京。未及任用,病卒。

⑤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

⑥徐柯:《清稗类钞·杨乃武被诬杀人案》,中华书局,1984年,第1135页。

也。’廉访领之，顾谓杭守陈公曰：‘酷刑之下，何求不得，折狱岂宜如此，是案当再详细审谳。’”^①蒯贺荪虽然提出重新审理该案，但由于他没有深入勘察案情，结果仍然未能公正审理，因而亦遭到处分。关于杨乃武案审理情形，施补华致陈豪函中亦述及^②。

据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③（以下简称《年谱》），浙江书局于同治七年（1867）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倡议成立，丁丙曾襄办各有关事务一月，事毕而退出。函中云“《宋史》久不成”，“有接刊《皇朝三通》之议，而样本不能借”，“校士、计偕及馆试去约十人，进者四人”，可见，浙江书局维持甚为不易。曾任浙江书局总校的王诒寿在致陈豪函中亦言：“《宋史》尚未告竣，此间字画既不能一律，讹错太多，卷帙繁重，又不能通遍细检，此书恐为书局诸刻之殿。”^④

二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奉四月三日书，敬审升祉日隆为颂。颂音兄信并夏学使^⑤信，均照寄递。伊之海防前被英粮道以沙船费归己橐，而海字裁去。近数年以保甲费裁并而防字又去，虽处繁盛之地奚为？口屋事颇多波折，直直落落之事，一遇曲曲折折之人，便不敢彻底而为，足以见消长之道。现在惟有候子谨来再说，不过有累北堂迟避一夏之暑耳。今年奇热，为数载所无，如再不雨，亦虑旱荒。豫赈已停，晋灾仍甚，办赈诸君不能以省分壤接，置之不顾，又约杭人同办，不得已再呼将伯，然难于去年万万矣。东南各洋又奉防海之旨，闻奉差大臣已在力辞。际民力大困之时，筹分难施之防，诚哉不易也。梅东河自西迤东至坝子桥。梅中丞^⑥新开横河一道以通水利，南湖风景或稍盛矣。兹有寄沈仲骧兄一信，丝绵十斤，乞代寄归州，或交存乾裕，候伊来取，总求达到而已。肃此布请大安。家兄属候。弟丙顿首。六月五日

夏同善光绪六年（1880）即因病逝去，则本函时间最迟不晚于光绪六年六月五日。而据《年谱》，光绪五年浙江巡抚梅启照于杭城内由西向东新开一河。因此本函时间就在1879、1880两年间。丁丙作为一个文人，不仅主持辑刻了《武林掌故丛编》，主导钞补了文澜阁书，还大量参加了赈灾助困、筹款助防等

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附录三《〈申报〉的报导与评论》。

②《冬暄草堂师友笺存》，第475—476页。

③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④《冬暄草堂师友笺存》，第265页。

⑤夏学使，即夏同善，字舜乐，号子松，仁和人。光绪五年任江苏学政。光绪六年七月卒。

⑥梅中丞，指梅启照，字晓岩，南昌县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回江西办团练，后授惠州知府。同治六年（1867），授长芦盐运使，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旋升江宁布政使。光绪元年，升任浙江巡抚。

事务,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这在丁立中所修《年谱》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本函中对海防及赈灾的念念不忘,也是很具体的反映。

三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奉沪读书,悉旋自金陵。桑一拳拳之意,彼此同之。辰下想早达鄂垣,遍谒上游。惟中峰又易,送往迎来,不免多一过节,惟利见有喜为颂耳。鄂志全部已交令弟转寄,不知能赶及亲携否?读《寄春浦^①兄小帖》,笔意清润,拙诗恐讥续貂,至今犹不敢下笔。倦鸟知还,似涉过火,拟作数语矫之。尺素通忱,随手批抹,大是佳事。弟且心知,亦复鸦涂鹄噪,未暇修饰。近状如何,时希示慰。颂音兄为乃侄毕姻,债台又增数尺,差事本难望生色,况当更新之际,诸事不敢擅专之时耶。弟旧恙不能十分霍然,杜门固妙,散步不能称心,亦殊苦耳。仲襄、景山两信乞分别寄交。肃此敬请大安。弟丙顿首。鞠月廿九

据光绪八年修《孝感县志》所收沈用增《续修县志序》,湖北巡抚彭祖贤开局鄂垣,檄取所属州县新志以备采择。这可能就是湖北重修各有关州县志之开始。又据《清代职官年表》,彭祖贤光绪六年起任湖北巡抚,此前湖北巡抚则为潘霨。这也许就是函中所云“中峰又易”。据此,则本函当作于光绪六年。

据《年谱》,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太平军进入杭州,丁丙因病足不良于行,暂避于萧山。本函中既然云及“杜门”、“散步”,则所谓“旧恙”或指其腿脚部疾病。

四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屡从谔兄询悉,升祉日隆,覃邸多吉,忭慰弥深。昨奉手绘一轴,以知非之贱辰,辱不朽之名墨,仁山智水,蓬荜生辉,拜谢曷已。前闻宾礼远人,近审从公省局,贤声翔洽,当不允睽烦剧也。弟故乡伏处,岁月蹉跎,志局虽开,惭无赞笔。窃念枌榆掌故烽燧都销,所拾丛残终虞散坠,今秋发愤,遂付雕镌,其中半藉谔兄^②之力,明年冀成百种,借以消遣平生,封面数纸,乞书为幸。湖上文澜阁工甫告成,茶陵^③已将启节,赶将库书移置,并奉批飭,络续抄补,体大绪纷,仰副殊不易耳。两信祈分别递寄为托。肃敏大安。弟丁丙顿首。十月十日

①春浦兄:疑指杨春浦,本名杨振镛,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训导。工文章,通经术,居杭城四眼井。井在田家园西,与丁氏为邻。

②谔兄:指陈豪之弟陈霖,字谔士。

③茶陵:指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湖南茶陵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同治十年(1871),任陕西布政使。光绪元年(1875),陕西巡抚。光绪五年调任浙江巡抚。光绪七年,升任陕甘总督。

《年谱》光绪五年十月记，文澜阁工程“始于庚辰之秋，阅十二月而工成”，本函既言及“文澜阁工甫告成”，则时当光绪七年秋季。又据《清代职官年表》，谭钟麟于光绪七年由浙江巡抚改任陕甘总督。则本函当写于光绪七年十月十日。因为文澜阁之倡修与修建，时任浙江巡抚之谭钟麟均费心良多，深知藏书不易而藏书楼之修建亦不易的丁丙，迫切希望趁谭钟麟尚未离开杭州之际，尽快将尚存之文澜阁书度置其中。

函中称希望来年可以有《武林掌故丛编》百种问世，据陈训慈《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①，《武林掌故丛编》的刊刻时间为光绪九年，若陈训慈所记不误，则函中所说也许仅指辑编而不包括刻印，或者原来的设想与实际结果产生了出入。而此书之成，正如丁丙所言，陈豪之弟陈霖及陈豪本人均有力焉。查《武林掌故丛编》，陈豪先后为《南宋古迹考》及《松吹读书堂题咏》题签。陈霖则除了直接参与辑刻，也为《神州古史考》等题耑。丁丙在致陈豪函中多次表达对陈霖襄助辑刻《武林掌故丛编》的感戴之意，一则说明陈霖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二则显得丁丙也是一位很重情义的文人。

五

蓝洲尊兄大人阁下：得七月杪示敬悉，惟安砚节署，兴居咸适，颂可言耶。承惠章氏实斋《湖北志例》，谨当臧弃。杭志开已三年，费及八千，迄未一成，当轴督催严迫，大有中辍之势。读实斋著益悚然矣。辛眉兄^②奉讳后未通一信，能否伏案，不敢知望。桑根^③八月初旬忽游三竺，系榜万安桥边，贱子走访两次，未得一面，岂非数乎！浮邱调羹，殊欠入味。先因枋臣与之齟齬，虽钱公陈复和平，亦遭严批。钱公近来三潭，颇有清凉居士之意。邓析子极袒浮邱，因而为之主张，仍难撼摇，恐意见益分，朋党复焰，星官示象，似非无由。此间荒熟参半，当途先主普赈，继知无可辨别，大约徒存文具而已。市廛荒率，物力凋残，年甚一年。棘闱于十一日揭晓，府口口以千三百人应试，入毅者止八人，有半湖山益形减色。沈蕙如^④兄馆事亦不在心，无如亲友中延郎者，绝无仅有。如和叔^⑤者，亦不能册一上中之席，如何

①《文澜学报》，1935年第1集。

②辛眉：即羊复礼（1840—1892后），字干生，一字敦叔，又字敦夏，号辛楣、心梅，又号褊庵，海宁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官至广西泗城府知府。著有《海昌诸家诗文钞》、《六唐人斋藏书记》等。

③桑根：即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太平天国期间，参李鸿章军幕。后授杭州知府。去官后，主讲崇文书院，又改江宁尊经、惜阴书院。有《藤香馆诗删存》、《藤香馆词》等。

④沈清藻字蕙如，海宁廪生，书法尤工。

⑤和叔：即孙树礼（1846—？），字和叔，号公履，晚号踽叟。光绪乙酉举人，选授宁波府慈溪县教谕。原配为陈豪之妹。有《踽叟诗稿》。

如何？迈孙^①既失佳席，复丧爱姬，犹幸尚能达观，日亲书卷。弟所刊《武林掌故丛编》半赖迈孙之校正，半赖令弟^②之经营。子虞尊人^③所著《定乡杂志》^④，已将刊竟，如通信，幸先告之，其《定乡杂诗》三十餘首亦附刊也。雪渔^⑤想不久可过鄂，晤亦代为道念。仲骧兄一信求递去。颂音知而不遇，金陵去充闾差，在苏见充发审，而人亦冉冉老矣。赵玉峰^⑥中丞有敬一书院在孤山，今重为葺治，特刊其《武林草》一册，内附《抚浙规约》，例以今之大府，相去不止霄壤也。尊见以为何如？肃此祇敏大安。弟丙顿首。九月望

《年谱》载：光绪八年四五月间“刊《武林草》，赵玉峰中丞撰刊竟并以公《抚浙条约》附后”。^⑦《武林掌故丛编》收《武林草》，牌记作“光绪壬午清和武林丁氏刊”。《年谱》又载光绪八年“十月刊张道《定乡小识》”。《武林掌故丛编》所收《定乡小识》十六卷后，有张子虞光绪壬午（八年）夏之跋语。据此，则本函当写于光绪八年九月。

函中提及修纂杭州府志，称“当轴督催严迫，大有中辍之势”；论及赈灾，又说“当途先主普赈，继知无可辩别，大约徒存文具而已”；对照赵玉峰之《抚浙规约》，则云“例以今之大府，相去不止霄壤”。可见，丁丙对当时的浙江巡抚是颇为不满的。查《清代职官年表》，光绪八年之浙江巡抚为刘秉璋。丁丙在致袁昶信中，亦曾对刘秉璋有所微词^⑧。

关于孙树礼教馆许增家之事，孙树礼《躅叟诗稿》《岁晚独坐追怀往事各系一绝以道生平得六十八首》之五云：“落拓频年事笔耕，高阳迈老最多情。无端厌物遭谗嫉，黄菊开馀促我行。”孙树礼自注云：“许君迈孙喜清谈，有晋人风韵，余督课甚严，迈老虽自谓不望子弟得科名，然相待优厚，不愿余他适也。惟伊之妻舅黄某时诱其甥辈作无益事，余颇不假以辞色，乃属其次甥逃学匿海潮寺，余决计辞馆，迈老再四慰留，有师即舍我而去，非荐贤自代不可，因荐黄

①迈孙：即许增（1824—1903），字益斋，一字迈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资捐道员出身，家墅榆园，因奉娱老母，又名娱园。喜勘订书籍，性尤爱书画。好收藏，精识鉴，有《榆园丛刻》行世。

②令弟：指陈豪之弟陈霖，字潞士。

③子虞：即张预（1840—1911），浙江钱塘人，字子虞，号腹庐，室名崇兰堂。光绪九年进士，历任编修、会试同考官、湖南学政等。有《崇兰堂诗存》。其父张道（1821—1862），原名炳杰，字伯几，又字少南，号雪烦道人，别号云泉樵孙。著有《定乡小识》、《苏亭诗话》等。

④《定乡杂志》：即《定乡小识》。

⑤雪渔：即杨文莹（1838—1908），字雪渔，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三年进士，曾官贵州学政。工书法，笔力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有《草亭诗集》。

⑥赵玉峰：即赵士麟（1629—1699）字麟伯，号玉峰，云南河阳人。康熙初年进士。历官至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抚、兵部督捕侍郎。有《武林草》、《读书堂法帖》。

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253页。

⑧参张廷银《晚清藏书家丁丙致袁昶手札》，《文献》2007年第4期，第139—140页。

君麟圃继任。”^①许增有子四人,均不好学,许增在致陈豪函中曾云:“儿辈读书绝无进境,天子我以四子,不必定予以读书之子,亦‘与之翼去其齿’之意。”^②

六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奉上已书,诸承慰念,感何可言。藉审卸馆薪水,重莅鄂垣。循声彻于上游,实惠隐于百姓,尤足仰佩。故乡念切,自是人情,窃思或出或处,惟期一是。近来宦趣固鲜实际,然此心苟存,或有毫发济世,若家居兀兀,一意孤行,亦极不易,即真诚不昧,断无兼善之策,转不如随遇而安,居官而仍作在家之念。弟以此劝松溪,居然颺之,兄致仲骧,未以鄙语为然,真自有高见。然弟之所论于兄者,在济世不在济身耳,还祈察之。颂音兄运气之逊无以过之。太冲两载,徒用心思,卫为李阻,难论青垂。石虽面示阅切,不免虚与委蛇,爱莫能助,如何如何?娱园晚境复娱,能将诸郎稍示范围,更多蔗味。子虞想必晤及,紫阳虽辞,而志事究不知如何结束。仲骧忽登上考,殊足慰其老兴。兹有复信一件,祈即赐递。和叔兄主持抄补阁书,心精力果,可敬可佩。苦于时事多艰,发款不易,不能速成。迟鞠有《湖广通志》一部,抄到仅十之二三,晤时乞代催询。弟尚有访阁书缺目,不知鄂中能访到一二否?亦希询之。弟年来刊成《武林掌故》八十种,谬兄帮助之力不少,不过一隅偏著,不足行远,即恐不能垂久。以视娱园精刊小品,爽心悦目,真有霄壤之殊。此外经理之事,日形废坏,经营之业,日见萧索。小儿年已十九,本拟完娶,山荆病棘,藉以草草毕姻,不意三朝后遽尔溘逝,悼亡至今,忽忽两月,人事仍觉杂沓,不识良友何以策之。肃此祇请大安。 弟期丙顿首。四月初九灯下

据《年谱》,光绪十年(1884)二月,“先妣陆太宜人弃养”^③,可知此函当作于光绪十年四月初九。

丁丙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颇为艰辛,《年谱》载:“除阁中收藏原全书三百三十一一种外,其残编恭配者八百九十一一种。补钞二千一百七十四种,合订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一律分别排比,制橱珍藏。其余求而未得之书,别刊访目,目随得随补,自戊子至今,又得三十八种,其所未得者,仅九十余种矣。”本函中丁丙托陈豪在湖北寻阁书缺目,即是一证。应宝时、丁丙等《议复补抄阁书展限呈》中亦言:“数年以来,远而京师,近而苏、沪、绍、嘉、湖,或买或借,欲求其全,殊非易易。”其实,底本之不易得只是丁丙等所遇到的困难之一,当时有些文人对钞补文澜阁所带来的问题也很有意见,李慈铭就曾在致陈豪函中说:“此铺年来因贵同乡丁松生采买文澜阁书抬高价值,而弟又众著肯买贵直之

①孙树礼:《瞿叟诗稿》,《民国诗集丛刊》15,台中县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第109页。

②《冬暄草堂师友笈存》,第220-221页。

③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260页。

名,故居奇至此。”^①采买文澜阁书,确实给了书估居奇抬价以可乘之机。

七

蓝洲仁兄大人阁下:展四月杪书,承慰殷殷,铭镂之至,就稔起居佳胜为颂。秋深暂归省亲,甚善甚善。子虞兄归,带到迟翁^②手教并抄成之书,感感佩佩。此事惟和叔兄一手经理,坚心苦力,人所难及。迟翁居然雅有同志,令人五体投地。惟卷帙繁重,就五种抄成,已非三四百千不可。此间觅寄匪易,弟函请迟兄汇杭,或恳可耳。吾兄设法垫应,在杭缴还,想荷曲乞。子虞兄又言迟兄说能抄资略增,事更易成,极是。惟此事因碎如牛毛,易于弊混,是以做到十二分呆板,竟不能丝毫高低,或将来总致校敬,使迟兄可专托友人照料,于公事不背,于寸心稍安,幸转致为祷。鄂志得执事赞成,必有可观。《武林掌故》八十种之成大半,谔兄之力居多,弟则刻而不辑,松溪辑而未刻,难易本判然也。宏农无书来,即不敢再为延陵说项,徒取嗔厌。家乡益困,见闻益新,惟有时时叹息而已。肃此布请大安。弟期丙顿首。闰月初二

据《年谱》,光绪八年五月,丁丙等开始补抄文澜阁书。则本函当写于此年后。光绪十年恰闰五月,因此,本函当写于十年闰五月初二。署款中之“期”,亦当指丁丙丧妻而言。函中提及钞补文澜阁书事,对陈豪、高行笃等人所付出的劳动十分感戴,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深表无奈。

函中另一值得关注之事,即陈豪参与纂修湖北省府县志。查光绪间湖北省府县志,陈豪至少参加过《黄州府志》和《应城县志》的纂修。在《黄州府志》中,以五品衔前署蕲水县知县任纂辑,在《重修应城县志》中,则以同知衔前署应城县知县出任主修。说明陈豪对职辖地志书之纂修是非常重要的。

八

蓝翁学兄大人阁下:奉手示敬悉,惟循誉日隆,既慰且颂。显扬当求其大者,正不必板舆亲侍,几杖恭承也,况有令棣日依慈膝乎?抄阁书款又承应付,五十缗已照付谔兄,勿念。迟鞠^③兄既在觅抄《普济方》,能速成更妙。阁书共三千五百种,前岁至今年底,可成二千种。非有和叔兄之精密笃实持之不能及此。叔迟^④兄信当为转寄。近接其信,患气逆趾肿,危急之至,能即转苏为妙,否则难设想矣。《续东轩集》^⑤弟处尚存数部,特奉两册,请

①《冬暄草堂师友笺存》,第781-782页。

②迟翁:指高行笃(?—1885),字叔迟,秀水人,工篆书。

③迟鞠:即诸可宝(1845—1903),清书画家。字迟菊,号璞斋,钱塘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官江苏知县。善书法,工山水。著有《璞斋诗集》。

④叔迟:即高行笃。

⑤《续东轩集》,为高均儒(1811—1869)所著,丁丙《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八著录。

转贻之。时事益艰,无从想起,闻天下会计出入抵出不足千余万金,若较以耕三馀一,又将如何?台海久无消息,髯公膺此重钜,未免惧多喜少。其接见丰公词色过厉,正其才短处。升沉显晦,全是运气主之,特当局不知耳。归州公^①既岿然卓立,照此宜得优调,特恐老之将至矣。娱园近改号榆园,旧席虽得重温,旧欢未能遽绝,直谅固列三益,斯疏亦著前闻,想竹报中必详之耳。手此祇颂升安。弟期丙顿首。十一月廿三

高行笃于1885年去世,因此本函的时间当不会晚于是年之十一月廿三日。函中又称抄写文澜阁书,“前岁至今年底,可成二千种”,文澜阁书抄写始于1882年,则本函之时间当为1884年。署款中“期”也当指其原配陆氏之丧。

上函中云高行笃有抄成之书因而十分感念,此函中则曰“迟鞠兄”即诸可宝正觅抄《普济方》,进一步说明钞补文澜阁书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上函中提出希望由陈豪先垫付抄资,本函则具体提及由陈霖向其兄陈豪转交此前所垫支五十缗,这一方面反映了陈豪对抄书事的诚心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丁丙之应而有诺。

函中所及“髯公”、“丰公”,当分别指左宗棠和张佩纶。曾国藩曾被时人称作“髯公”,刘蓉赠曾国藩之《还山篇》,有“题诗远寄多髯公”之句,左宗棠《与王璞山》也说:“万、余颇能战,惜方略不及,无髯公之绝伦轶群也。”^②但曾国藩已于同治十一年(1872)逝去,显然函中所指不会是他。而据史实,则更应指左宗棠。而张佩纶(1848—1903)为直隶丰润人,李鸿章又曾以“丰才奇遇”誉之,亦当“丰公”之号。

光绪十年七月,中法马尾之战,中国军队大败,形势危急。朝廷遂委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事务,受命于危乱之际,责任重大,因此“惧多喜少”。张佩纶先以翰林院侍讲学士会办福建海防,在中法马尾之战中指挥失误而致中国军队惨败,遭到弹劾。恽祖翼致陈豪函云:“近来弹章更多,丰润则更是一败涂地。”^③此次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海防事务,实有查办之意。虽然左宗棠后来还是袒护了张佩纶并因此受到言官的议论,但性情刚烈、言辞刻利的左宗棠,平日与张佩纶政见有异,此次查办中则未免会对张佩纶词色过厉。从丁丙对台海局势的忧虑、对左宗棠、张佩纶等人关系的关注,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和民族大事充满了责任感和正义感。据《年谱》,光绪十一年二月,法人构釁扰疆,左宗棠督师入闽,但军饷匮乏,丁丙遂毅然“筹办防捐,先后捐集银至五万有奇”。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①指归州知州沈云骏。

②《左宗棠全集·书信》,岳麓书社,2009年,第148页。

③《冬暄草堂师友笺存》,第287—288页。